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鱼香这把秘钥

阿占

何爷在川美读的大学，不知是两任巴蜀前女友的阴影面积太大，还是青春里的食味太过铭心刻骨，总之他毕业后回到山东半岛时，已经无辣不欢了。胶州湾的海鲜中回甘，清蒸，白灼，生醉，都自带一股海风的鲜亮——偏偏就他何爷嫌寡淡，必下重料才过瘾，生生搞成了巴蜀风情。海边的饕客们看不上眼，怒问之，海里的又不是江里的，并无土腥味儿，你的骚操作有点不合时宜吧？何爷爱答不理，生活本来就是呛人的，重口味的，哪来那许多清新雅致。

画室旁边就是厨房，两张老门板拼成长桌，足有两米半。何爷吆三喝四，每个周末都要聚一聚，来者包括画廊老板、资深藏家、画友同道、美术系女学生、老少男女，贫富丑俊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——嗜辣。何爷常年备有四川辣椒，从朝天红到二荆条再到七星椒，每一种都能辣到让人怀疑人生，吃到难以招架，众人围着长桌子吐舌头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们在演动物话剧。不过，何爷也做了一样好事，就是将蜀地“鱼香”改良，重新定义了。

君不见，饭馆酒肆里动辄就是鱼香系，鱼香肉丝、鱼香茄子、鱼香豆腐、鱼香三丝、鱼香排骨，却都跟鱼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只是模仿了巴蜀民间烹鱼时所用的调料和方法，将泡红辣椒、葱、姜、蒜、糖、盐、酱油等浑然融合，终于取名鱼香某某——何爷认为此事差矣，遂决定自制“鱼香”叫板。

具体做法是：川西南的二荆条辣椒、自贡井盐，加少许红糖、红米酒，做成一缸泡菜，后放入一尾胶州湾活野物——黑头、鳊鱼、鲈、石斑等等皆可，封死坛口。坛里的辣椒要放得满一点，保证活野物没有游动空间，越不动，这缸辣椒就越鲜美，于是用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便有鱼之鲜味，故此得名“何爷鱼香”。

有了鱼香这把密钥，一时间，各种食材的灵性被纷纷打开了。比如鱼香萝卜粉丝煲，取潍坊萝卜、龙口粉丝、随州香菇。萝卜喜腥。潍坊的萝卜真叫一绝，林林总总，不同的种植时间，不同的土壤类型，会带来不同的颜色、形状和味道，也就是说滩地、平原地、梯田地、山坡地，分别生长着不同质感的萝卜。天下萝卜属潍坊，天下鱼香萝卜粉丝煲，就属何爷了。又比如鱼香地三鲜，这道东北土菜经了鱼香提携，忽然就世间开眼界了，码头气质尽显。

冬至前后，鱼香羊蹄提上日程，何爷招呼众人，该一起进补了。这道菜相当费功夫，要用整个下午去打通内在的分子秘密。羊蹄处理干净以后，冷水入锅，武火烧开，再移至小文火焖炖，需经常翻动，以免黏结锅底，炖至八成烂时捞出，趁热剔去骨头……整个前戏之冗长复杂，只为了做好准备，奔赴鱼香的约会，还要搭上胡萝卜和苹果，二者切成蛭状，提味去膻。铿锵翻炒的过程中，不断地添加鱼香，终于盛进大海碗，倒入原汁。且慢！还要再上屉用旺火蒸20分钟，最后翻扣在大盘里，撒香菜和枸杞子。

至于鱼香里的那活野物，无论是什么，三个月后拿出来炖豆腐，简直就是神仙打赏啊！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皖西支队在怀宁的战事活动

陈何未



1947年，皖西支队石碑袭击战旧址（作者供图）

混在万余群众中间，恐伤及无辜群众，华连长只得率部撤出战斗。

整个战斗只打了半小时，缴获长短枪36支，毙敌12人，张有道大队轻伤1人。三桥夜袭战斗在当时震动很大，不仅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也迫使在源潭一线的广西军撤回回青草埭，潜怀两县的自卫队也龟缩进了县城，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了。

高河埠歼敌

1947年5月，皖西支队一大队政委何德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皖江区党委和新四军七师奉命北撤时，留下部分部队和桐怀潜山区游击队相汇合，组成皖西大队（1946年10月扩建为皖西支队），就地坚持斗争。

这时，国民党四十八军一七六师五二六团、五二八团、安徽保安第三团、怀宁县国民兵团、警察、特务，麇集安庆，旋即成立中统特务序列的“安庆区督导室”和“沿江工作督导团”。1945年冬，督导团、“怀宁县行动队”“怀宁县自卫队”（又叫清乡队）一齐扑向抗日根据地——百子山、海口洲和孟岭等地，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仅八九天时间，三地有5人惨遭杀害，胁迫自首列为管教对象的达数百人，抗日的有罪，“摘桃子”的有功，根据地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

夜袭三桥镇

1946年12月间，国民党广西军一个团由青草埭进驻潜山县源潭、三妙一线，企图合围皖西支队二大队，破坏革命根据地。为了引开敌人，大队长张有道毅然率部挺进敌占区的怀宁竹林窝，伺机袭击敌人。经侦察获悉，国民党宿松县县长程超群在三桥程家祠堂为其母做寿，请来两个戏班子轮流唱戏，并有一个自卫大队和一个中队的兵力加以保护。张有道认为，如在三桥打一仗，自我暴露一下，可以引来源潭的敌人，同时也保护了根据地。

当天吃罢晚饭，部队即做好了准备，快速向三桥前进，是夜8时许，抵达三桥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四连连长华品三攻打戏场，一路由副大队长刘长胜攻打祠堂。副排长王金海率领先头战士冲进祠堂，炸死敌哨兵，击毙敌中队长；刘副大队长冲进祠堂后，打死敌高等法院推事程克祥，抓获敌县长程超群（后在其卫士掩护下逃脱）。戏场战斗，由于一个营的敌兵

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
主办：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协办：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

人间小景

我与父亲最后一次同行，是二十年前的的事了。如今，父亲已化作了泥土，而那天的情形，仍清晰地在我眼前。

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，我们相约着送姑父一家去南方。南方是财富之地，姑父想去那里发展。但南方太远，我们不能与之随行，只能将他们送到小镇车站，送上了一辆长途汽车。而后，站立在一个高坡上，目送着那辆长途汽车渐行渐远，直至从我们的眼里完全消失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下那个高坡。

回家的时候，父亲的神情有些阴郁，我知道，他在为姑父一家担心。南方尽管繁华、富庶，但毕竟是陌生之地，一切都是未知。

小镇离家好几里路，我怕父亲累着，要用自行车带他回家。可父亲推说路不好，要我骑车先走，我不忍心丢下年迈的父亲，就赶着自行车与他同行。

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着。其实，对于我和父亲来说，这是一道熟悉的风景，小时候，我经常和他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，长大成人后，为了生计，我长年在奔波，才使这节“功课”逐渐生疏。今天能有机会重温这节“功课”，于我来说，也算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
父亲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地道的农民，他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，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。因此，他总想将他良好的愿望，还有一些做人的道理，一股脑地灌输给我们。

大集体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忙着干活，父亲很少有空坐下来和我们交心谈心，他

又恪守着吃不言睡不语的古训，吃饭和睡觉的时候，是不会指责我们的。他还很顾及我们的面子，在公众场合从不打骂我们。他说：“人活脸树活皮，人多的时候打你骂你，那丑。”

要命的是，他会抓住我们单独与他同行的机会，对我们进行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和教育。这个时候的父亲，既严厉又啰嗦，我们平时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他会毫不留情地给我们指出来，并要求我们怎样去改正。虽然他每次总是强调，明人不要重说，响鼓不要重捶，但只要我们单独与他同行，就算我们是一面再响的鼓，他也会使出全身力气，狠狠地敲，重重地捶。

有一次和父亲同行，他一路“啰嗦”个没完，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故意放慢了脚步，偷偷钻进了路边的一片小树林。父亲在前面只顾一个劲地“上课”，哪知道我在后面开了小差，直到一个熟人拦住他：“喂，你一个人叽咕咕的，唠叨个什么呢？”听了熟人的话，他才回过头来，可哪见我的影子？

他知道，这次又算是瞎子点灯，白费了蜡。于是，红着脸，不住地摇头叹息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那个熟人以为他的神经出了问题，转身走了。不过，自此以后，父亲提高了警惕，再与他同行时，他一定要我走在前面。

那天与父亲同行，我仍像小时候一样，自觉地走在了父亲的前面。

我慢慢地走着，虔诚地等待着父亲开口。我们父子，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走路了，我想，父亲肯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

与父同行

夏艳平

可走了好长一段路程，没听到父亲开口说一句话。我以为是我走得太快了，就放慢了脚步。当我回望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匆匆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了笑，笑过后对我说：“你骑车先走吧，免得耽误了你的时间。”我忙回答说：“没事儿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其间，我几次停住脚步，回望父亲，可父亲除了一次次地催我骑车先走外，再没有其他的话语。

“父亲这是怎么了？”那天回家后，我心里空空的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

时间如流水，那个淘气的乡村少年早已长大成人，并已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如今，我不仅不讨厌父亲的“啰嗦”，相反，还很想念他的“啰嗦”呢。特别是每次办了错事，说了错话的时候。

哲学家说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看来，一切都在

变，我们长大了，父亲却离我们而去了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，有些东西，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。



舞者 丁权摄

小说世情

采访江秀琴

骆驼

这条路，走了多少回了？让我算算，这前前后后，应该是七回了吧。

每往返一次，我的心，都如尖刀划过……虽然那场巨大的灾难，离我们远去已经快一年了，但留在心底的伤痛和呈现在眼前的现实，是无法与时间同步，慢慢消失的。

前往汶川的路上，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，现在，她过得怎么样？她的生活，是不是真的像电视里说的那样，充满了阳光与欢笑？

我说的她，叫江秀琴，汶川某单位职工，地震后4天获救。她的丈夫、姐姐、母亲，全部在地震中遇难。这个坚强的女人，依靠一小瓶藿香

正气水，顽强地生活了四天！人们救出她时，手里还紧紧攥着剩有半瓶液体的药瓶！

单位头儿知道后，要我快速出击，搞到第一手新闻资料。我便在2008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，满腔热情地踏上征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2008年，中国的媒体的功能，是多么的强大！各类媒体纷纷涌向四川，涌向各大灾区。作为地方报刊，要在当时进行顺利地采访，是多么艰难！不过，我还是通过当地的朋友，顺利地见到了江秀琴。

面前坐着的，是怎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啊。瘦小的身材，消瘦的脸庞。也许是年纪相近，加之我这人长得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悲剧的缘故吧，江秀琴没说几句话，就已经满脸是泪了。

我默默地为她递上卫生纸，她默默地接过，但我很快发现，那么多的卫生纸，都不能挡住她的泪流。她的每一次讲述，都是肝肠寸断，每一次哭泣，都是撕心裂肺！

我说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她看了看我，没有说话，但我读懂了她眼里满含的感激之情！我故意岔开话题，谈了一些与地震无关的

事。慢慢地，她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我们便接着谈。这时，江秀琴单位的领导在门口探了探头，对我说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，会议室还有好几个记者等着要采访她呢。虽然时间才中午11点，但江秀琴告诉我，今天，我已经是第11个采访她的人了。

我一惊，忙问她，每天都这样么？江秀琴说，是的。昨天20多个，前天30多个，今天啊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哦。江秀琴接着说，没有办法，这是单位安排的工作啊！

我的心一下子狂躁起来，不知道是悲痛、同情、理解，还是失落、无助、后悔。

我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忙感激地接下，说该我给你倒啊，你是客人。

我说，不要客气。便转身站到窗前，想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

我说，这样吧，你将自己所有的关于地震的事情，全部讲给我，我保证，以后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你再也不会像前几天这样了！江秀琴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，再次开始了她的讲述。

前几天，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满面阳光的江秀琴，她的精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，电视画面上

呈现了她在单位、在家的工作和生活画面，我还看到了她的父亲、女儿。于是我便产生了前住看看她的念头。

我很快便见到了江秀琴。见到我时，她自然先是一惊。当我问她这一年生活得怎样时，她突然转过身去，偷偷地抹泪。我的心降到了冰点。看来，我们的所谓新闻，在这次报道中，依然是注重了表象。

江秀琴突然转过身来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我明显感到，这只小手，是多么地用力。她浑身颤抖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难以平静。

我不知所谓。此时才深深感到，男人，有时候也是多么无助！

终于，江秀琴平静下来，说，这几个月，我一直在托人找你，但是，都没有音讯。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今天居然在这里见到了。江秀琴对我说，要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！真的！我说，没有什么，应该的。我问她，前几天的那个采访你的电视节目，你看了吗？她高兴地说，看了，看了啊。我还向采访我

的电视台记者打听你，我还托过他们帮我打听你呢。江秀琴有些后悔地说，采访我那天，我怎么忘记了找你要张名片呢！

随即，江秀琴便硬要我去看她们一家新的住处，还说，必须要到她家去吃顿饭，她的父亲、女儿，都想当面感谢我这个恩人呢。

我的心，不安起来。

其实，当初我只是在采访完江秀琴的那天下，就起草了一份关于江秀琴地震遭遇的介绍材料，详细介绍了前后一切。然后，我跑到当地的文印店，打印了几百份，送给了江秀琴。并对她单位的领导提出了个非分要求：以后，无论谁要采访江秀琴，请不要通知她本人，将这份材料交给来者，就行了，在短时间内，请不要再让她面对媒体。

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
